

闲话

## 眼睛省着用

□ 王生虎

人过中年,视力越来越差,最深的感受就是看书。以前看书,借着月光字也能看得清清楚楚,现在看书,光线稍弱,字就像蚊虫飞舞。

学生时代,我的视力非常好,每次体检都是“1.5”,若不是“心电图漂移”影响,我现在很可能是一名空军飞行员。后来我参军去野战部队,射击考核从低于45环,新兵营长说:“你小子只要肯下功夫,准能成为一名狙击手。”

年轻时仗着视力好,从不知道爱惜眼睛。退伍等待分配工作期间,我恋上枪战片,租来一堆碟片,没日没夜地观看。妈妈数落我:“眼睛不要了?”我根本不当一回事:“眼睛好着呢,不要担心。”工作后,我成为生产线长。机器老旧,经常维修。维修工切割、焊接,需要人搭把手,我当仁不让。别人帮忙都拿护目镜罩着,我却不知道视网膜会被电弧刺伤,任凭蓝幽幽的强光在眼帘上飘起飘落。电脑普及后,我爱上网络,看电影、看小说、听音乐……乐此不疲。为不影响妻儿休息,我上网都会关闭照明灯。妻子提醒:“关灯看电脑会伤眼睛。”我一笑置之。

感觉视力衰退是近两年的事。最近几年,我的空闲时间大都用在阅读和写作上。阅读靠手机,写作靠电脑,我每天待在屏幕前的时间至少五六个小时。看得久了,我发现屏幕上的字越来越模糊,需要眯着眼睛才能看清。这种现象在刚打开电脑时却不会

出现。我明白,这是用眼过度、眼疲劳发出的警告。

我有一位同学,小时候被耕牛戳瞎了一只眼睛,另一只眼睛视力出奇地好。可是30岁出头时,他又遭遇一场车祸,不但断了腿还伤了那只好眼睛。进手术室前,他抱着医生苦苦哀求,说自己宁愿没有腿也要保住那只好眼睛。可惜眼睛没保住,他的世界陷入了一片黑暗。

我不想抱着医生痛哭流涕,更不想永远生活在黑暗中,所以我必须善待自己的眼睛,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。

如今,我仍保留着阅读的喜好,但不是通过手机,而是通过书本,阅读时间不能太久,每隔半个小时就向远处眺望5分钟;我仍然坚持写作,但不会在屏幕前字斟句酌,而是打好腹稿,输入电脑打印出来再修改;坐公交或等人时,我不再抱着手机不放,晚上不得不用手机时必然打开床头灯……做到远离电脑和手机不现实,只能尽量减少接触,给眼睛更多的休息时间。

人体就是一台机器,眼睛是机器上重要的零部件,同样受使用寿命的限制,保养不良、操作不当、使用频繁,会导致它磨损严重,提前衰退。幸福的时光还很漫长、未来的生活更加多姿多彩,眼睛作为我们与世界交流的纽带,必须爱惜、节省着使用。



美食

## 文思豆腐

□ 李晋

豆腐已经在国人的餐桌上出现了2000多年,这种据说由淮南王刘安发明的豆制品,在神州各地广泛传播,衍生出各种美食佳肴,扬州文思豆腐就是其中著名的豆腐菜。

提到豆腐菜,有名者还有川菜中的麻婆豆腐,因是清同治年间成都陈麻婆研创,故名。文思豆腐名字同样是与名号有关,它是由清乾隆年间僧人文思和尚创制。文思乃扬州天宁寺僧人,清学人李斗《扬州画舫录》中载:“文思字熙甫,工诗,善识人,有鉴虚、惠明之风,一时乡贤富公皆与之友。又善为豆腐羹、甜浆粥,至今效其法者,谓之文思豆腐。”

不多的人物介绍,写意勾勒出诗僧文思的形象,按照他的身份,文思豆腐可算是文人菜。它还可称作宫廷菜,当年乾隆下江南时,在扬州品尝到了文思豆腐。这一吃,就吃上了瘾,返回京城后,他下令御厨按照扬州的材料和工艺烹制文思豆腐,并将之列为主席菜品。顷刻间,文思豆腐似乎成为了平民家庭出生、嫁入豪门的女子了。但可贵的是,文思豆腐并没有就此在民间消失,它依然会不时出现在民众的嘴边。

做文思豆腐要取卤水点的豆腐,其菜妙在刀功,一块吹弹即破的豆腐,切成数百根宛如头发、长短粗细均匀的细丝,其难度可想而知,稍不注意,豆腐就破损成渣了,这样的工艺让我推测认为,深谙此道的文思和尚和金庸《天龙八部》里功夫深不可测的扫地僧一样,是一位隐居的武林高手,他巧妙地把武学技艺转到

了烹饪之道上。

在扬州盐商童岳荐的《调羹集》中,文思豆腐被写作“文师什锦豆腐羹”。这个名称表明文思豆腐属于羹汤一类,“什锦”显示它不是靠豆腐丝“单打独斗”的,它里面还有火腿丝、香菇丝、青菜丝、鸡丝、冬笋丝等。丝丝缕缕团聚在一起,鲜美指数加倍增长。

高汤在文思豆腐中的作用不可忽视。浓缩了荤物精华、文火炖煮的高汤,张开宽广的胸怀,豆腐丝和其他食材先后与它拥抱,最终,在翻着泡泡的汤水中,仿佛盛开了五颜六色的菊花,但开得最盛的,是素雅的白菊,纵然环境更迭,它仍是洁净如初。

我多次去扬州品尝文思豆腐,它给我留下了清醇、鲜香的印象。刚烹制好的文思豆腐汤汁有些黏稠,趁热轻啖一口,顽皮的豆腐丝似小银鱼在嘴中游走,把一阵阵暖意传递至体内。一旁的舌齿早已按捺不住,启动了起来。舌头对付起软滑的豆腐丝一点也不费劲,口蘑、火腿、青菜等配料则交给牙齿搞定。双管齐下,丝毫没有暴力色彩,鼻腔中缓缓生出无限的香意。

文思豆腐有着好寓意,每每吃它,我都会想到“文思泉涌”这个成语,好像多吃文思豆腐,就会达到文笔精妙的境界。但我明白,这只能是一种精神寄托,一切都要靠自我的勤奋修炼。就像当年发明人文思一样,倘若没有苦练出这手精细的切豆腐刀功,这文思豆腐何以吊住他人胃口?又何以流传后世而不衰?

市井

## 骑行的快乐

□ 孙晓帆

我家有一辆浅蓝色的自行车,是孩子上小学时为了让他会用共享自行车买回来练习的,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蒙上了灰尘。我把它擦洗干净,推出去充气、换锁,然后骑着它出去买菜。

当自行车一溜烟在人行道上跑起来,我才发觉这久违的运动感真爽啊。一路上清风拂面,车子小巧轻便,人多时见缝插针钻过去,倏忽间就到了菜市场。

在拥挤的市场上,它轻便、灵巧,就像一匹听话的小马驹,我一只脚点地,一只脚踩踏板,让它可快可慢,几个来回,已经把市场转遍了。最后把选中的东西往车篓里一放,满载而归。这么飒爽的骑行工具我差点把它丢弃了。或许是开汽车、骑电动车多年,人们越来越习惯依赖科技,丢失了很多乐趣。

想起小时候,自行车算得上是家里的奢侈品。小伙伴们结伴骑行在乡间小路上,多么自信豪迈啊。那时,村上的小伙伴们为了学骑自行车,经常晚上去稻场上练习,不知摔倒多少次,才学会了驾驭这个“庞然大物”。

如今,家家有汽车,还有不停更新的电动车,有关自行车的记忆早被遗忘在岁月深处。没想到现在骑上它,还能找到最初的愉悦感。

深秋的午后,趁着太阳不燥,凉风习习,骑行在落叶纷飞的小河边,一路

沿着河堤向前。闻着风里果实的香味,走走停停,观望河中央一只白鹭在水里一会打盹,一会捉鱼。河边的苇草茂盛,一片静寂中,蚰蚴躲在里面忘情地欢唱,此时骑行起来,仿佛拥有了整个秋天。

雨天骑行在河边,淅淅沥沥的秋雨淋在路边的小树上,野山楂掉光了叶子,红透的小果子像一个个可爱的小灯笼,被雨滴洗刷得分外明艳。此时,雨中的野菊花开得正盛,它们娇柔清新,一丛丛抱团,一簇簇在雨中摇曳。黄色和紫色的交错绽放,细雨从花蕊中滑过,更显得楚楚可怜。

路边偶有汽车呼呼地溅着水花经过,行人匆匆忙忙,只有河边垂钓的人和我一样,是冲着雨中的景致而来。

不远处,一群人躲在帐篷下吃烧烤,兴许是出来野炊碰上下雨,他们在旁边支起炉子,炉子上方一个排烟管正往外冒着烟,炊烟在雨中袅袅娜娜,很是诗意。他们也看见了我,见我骑着车很悠闲,一手打着伞,衣服并未淋湿,也许是猜到我一路逛过来收获了许多雨中才有的美景,其中一个人对我笑笑,伸出大拇指给了个赞。

骑行纵览秋色,我常常欣喜一路上独有的美妙,有健身的好处,还有放飞心情的愉快,仗着这匹极普通的“小马驹”,轻快地遛弯,去捕捉季节里无处不在的风情。骑行的乐趣,真的让人也想不到。

天伦

## 陪父母喝两盅

□ 韩景波

陪父母喝两盅,在他们清冷的坟头。别人送我一瓶好酒,怎样也舍不得喝,就等着天冷给父母送寒衣的时候和他们坐坐,喝两盅以御寒。

父亲爱喝酒,直到生命的最后一两年,医生不让喝了,才无可奈何地戒了。但是每每我买了好酒,父亲也要尝尝,说是过把酒瘾。

第一次和父亲对饮,是我参加工作第一个月领了工资后的那个周末。领了工资,我先给父亲买了一瓶“洋河大曲”,给母亲买了一双解放牌的黄胶鞋——因为父亲宁可少吃饭,都不习惯没酒喝;母亲喂猪养鸡拾掇草料,风里来雨里去,最需要一双胶鞋了。

那是一个隆冬的周末,晚上,我们一家三口在灶火塘里生起火,围火塘取暖。父亲拿出我给他买的酒,倒满一壶放在火塘边加温。壶响冒气,热了。他斟满一盅酒要递给我喝,我慌忙双手挡了,让他先喝,然后我接过壶和酒盅,连给他敬上两杯。他没推辞,接酒仰脖,咕咚喝了。接下来由我倒酒,一人一杯,不觉一瓶就喝完了。

以后的日子,我常常和父亲这样对饮。父亲爱喝酒是有名的。但那时人都穷,连一元多一斤的散酒都没钱买。他想喝酒,靠的就是做铁匠,打些镰刀、锄头、斧子之类的铁器卖钱换酒喝,也换油盐。他是能人,见什么会什么,后来自学成木匠、石匠、泥水匠。他还有一手接骨的好手艺呢。

父亲爱喝酒的原因,是我长大成人后才渐渐明白的。爱喝酒是因为他累啊。记得一个周末的下午,我从学校刚回到家里,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,母亲让

我赶紧去给在河道打石磨的父亲送草帽。到河道,我看见父亲正借着一个石坎坎,将一扇要四个人才能抬得动的石磨坯子背上路。父亲的肩被擦破了,血水往下淌,殷红殷红的。我心疼地喊父亲要让他赶快放下,他反而笑着说:“没事,没事,努力一下就上去了,不背上路,让水冲走了可惜,打磨好了能卖一百多元,要顶半年的收入呢。”那时我只觉得父亲喝了酒能将那么重的石磨坯子背起来,那是因为他劲儿大、厉害。当一村同龄的孩子都陆续因穷不再读书了,只有我能将书念成,特别是当我也成了父亲的时候,才完全明白父爱如山的含义。

父亲终因劳累,早早地有了腰腿疾病,干什么都不得力。又因烟吸得太厉害,患上了气管炎。烟得戒,酒也不能喝了。为此,我非常痛苦——儿子有能力买酒了,父亲却不能喝了。后来父亲走了,只能在他坟前陪他喝两盅了。而母亲在今年樱花盛开的时候也走了,我也只有去坟头找她,敬上一盅说:“妈,你尝尝,这是好酒,不太辣,喝了不冷。”叩头以拜,诉说母子情。

盐城晚报

开屏新闻App

理想生活 即刻开屏

